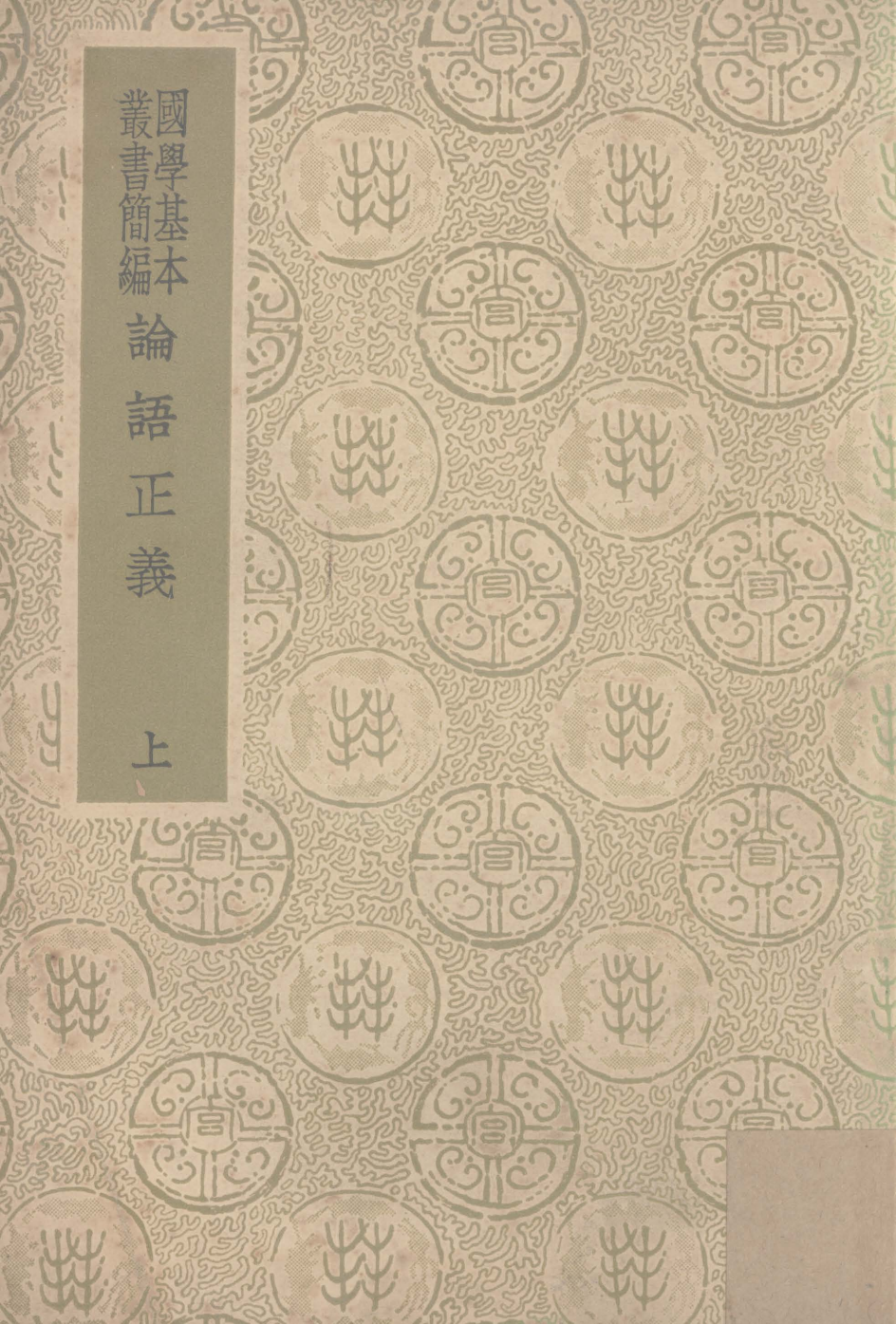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論語正義
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259B

劉寶楠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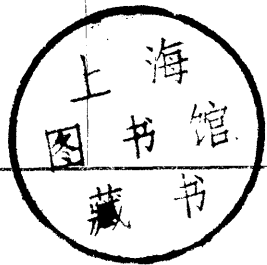
語

正

義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0021~~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二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論語正義目錄

第一冊

凡例

學而第一

爲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第二冊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論語正義目錄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第三冊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第四冊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序

鄭玄論語序逸文

劉恭冕後敘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子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旣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掇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著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

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 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 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 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 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 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

簿諱履恂箸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劉恭冕述

論語正義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

一篇。卽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

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

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宣迴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

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灑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削佚。不敢更著其焉。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

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擇。

正義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晷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

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敦。覺悟也。从教从門。門。尙矇也。白聲。學。篆文敦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王子。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卽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

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慥。○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諷也。諷。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誦諷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已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慥者。說文新附慥。說也。注重言以曉人。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離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卽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彖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卷。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洙泗之間。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注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

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愠者。鄭注云。愠。怨也。詩。絳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首。○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絳傳。愠。恚也。恚。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此卽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濫。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實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駁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卽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

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阮氏元論語

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尙。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尙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

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卽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是少也。魋正字。鮮。魚名。出貉國。假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駭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已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已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本基也。基立
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顛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傅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

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疆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甚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

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王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兩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一晝夜。故一晝夜卽名日。

周髀算經注。從且至且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寶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歷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

以忠信自勗。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篤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運。曾氏之言。卽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棄業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雄所謂譎譎之學。各習其師。此卽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郕。春秋時爲莒所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皙。皙卽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已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

注

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

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龠說文云龠覆也從入桀覆者加乎其上的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龠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支從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天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逵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

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轆轤。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買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裘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典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蕘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

足於千乘哉。包氏敬事而信。注包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之說可無疑矣。

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

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別一義。本字作悉，惠也。從心，无聲。今經典皆假愛為悉，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衆氓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故作欽後放此。○注：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為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姦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國以民為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為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為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為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見東方，三務始

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穡。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徵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

文者。古之遺文。

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性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

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傳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暗論語解義。有餘力。謂童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

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備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祇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訓。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紱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忘。何休注。易忘。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覆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虛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致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

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違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 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

堅固識其義理

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

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綦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

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

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習也釋止也無即釋隸省儀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已即我之別稱說文已承戊象人腹是已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償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爲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章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注

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

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鸛鳴，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閒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敬與謹同，卽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曾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

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

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隸釋

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體也。夫子至於
是邦者，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
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堯，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
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
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
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
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温，水名。義別。經典悉假温爲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
色和也。下篇子温而厲，是温指貌言。說文：温，善也。今隸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
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
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爲讓。又說文：予，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
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迹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
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聞之。況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
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己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
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
此，假言卽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
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卽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
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
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春秋莊二十七

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榘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榘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爾

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物。終也。殯。物或從殯。今字作殯。隸體小變。沈也。別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鮌。漚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鮌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基開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尤。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案汪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

義矣。禮坊記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冑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僞孔所襲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已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恆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

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獻調也。讀與味同。孟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爾雅釋詁。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雷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子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卽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祇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利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立。中非禮不愜。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卽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也。義已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

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輕信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為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為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錯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肖女為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愷。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為訓，未為失愷。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

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馱也。馱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清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尻。處也。從尸。尸得几而安也。居。蹲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居爲尻。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冢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鬻。諛也。詔。譎或從色。皇疏引范寧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

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禮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掇孔注以證史記稱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

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詔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孔曰。諸之也。子

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徵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剉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礪。礪也。意。摩磨即礪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詔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猶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

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卽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

卷二

爲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

星共之。

正義曰。說文。譬。喻也。墨子小取篇。譬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

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卽天心。天體圓。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爲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樞。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

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卽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卽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卽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極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以紐星爲天樞。卽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炳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月黃道極。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恆星。句陳等星。與恆星同度。恆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暉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厓也。北辰居其所。卽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割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壘。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文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懋齡云。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錯居。還繞北辰。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鑿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

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斿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已正南面也。共已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卽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此舜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

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卽禮儀。亦卽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闕雅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息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據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警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

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好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

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

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格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恪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格方格至也說文假至也徭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格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徭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假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注云格來也遜逃也彼言遜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祭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所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

樂。敲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剋也。荆。罰。舉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混用。罰者。說文云。舉之小也。罰本小。舉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即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

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正義曰。十五三十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

作乎。翟氏顛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子。必乎之誤。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傅。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於學。志知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卽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皓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卽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已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已。所以命已。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

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論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乎。○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疑惑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愜。意也。旨。愜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卽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

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遠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敬。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億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書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籜無方也。對。對或從土。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對也。說文。夙。斲也。人所離也。葬。臧也。從死在歸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隸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凌氏鳴喑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卽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卽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卽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纓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纓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諱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謚法解。柔克爲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諱也。說文云。諱行之迹也。諱法解。終葬乃制諱。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諱。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諱。諸侯諱於天子。大夫諱於諸侯。春秋時。諱不如法。咸用美諱。故此孟孫得諱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纓同。頤待也。與纓義合。白水碑謂須

字子達。遲字子緩。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寗。武諡也。言孝子不妄

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惠，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段憂爲惠，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

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疑，疑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諡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荆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諡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

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祗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祗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虛辭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即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

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祗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祗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虛辭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即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

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獸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名。僂。○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僂。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違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僂之室。是姓言名僂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扌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旂。旂卽游音。游從扌。說文。扌。旌旗之游。扌。塞之兒。從巾曲而垂下。扌。相出入也。讀若僂。是扌。僂聲同。古人名扌。字游。若晉籍僂。荀偃。鄆。僂。僂。及此言僂。皆字游。本皆作扌。段僂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李嶠表云。犬馬含識。鳥有情感。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喻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譏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專。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獸畜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子。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皙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僕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

說當與注
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

謂此也。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服。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

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

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

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

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饌具食也。從食算聲。饌。養或從翌。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卽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

孝。視饌卽能養。服勞者尙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

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

。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餼。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餼。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

禮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爲古論。鄭作餼爲魯論是也。特性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饌皆作餼。段氏玉

裁謂禮經饌。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餼。食餘之字皆作饌。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餼。疑儀

禮注當云。今文饌作餼。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既食恆餼。注每食餼而盡之。未有原

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餼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餼古饌。此則

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曾魯之舒也段氏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皆謂爲乃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卽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蘇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卽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饗食也饌與養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慧也顏子於夫子之言鑽仰既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

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墮下云回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復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釋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回聞言卽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

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縷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罔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罔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

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徵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卽日所行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卽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卽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罔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

鄭注。溫。讀如燔。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燔。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燄。說文。燄。於湯中淪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燄尸俎。鄭注。燄。溫也。古文燄。皆作尋。記。或作燔。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燄。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燔祭。注云。燔。或爲燔。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燔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燄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

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燄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煥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原谷郭注卽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燻溫者燻有重義言重用火燻之卽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燻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卽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髦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尋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釋連文然溫無釋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燻同卽與燄同不謂釋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爲器。孔晁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周人

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卽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漢石經，貢作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繡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

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章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卽此所謂周。彼文之黨，卽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卽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譏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旣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

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闕本又作凶。○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爲

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稱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云：罔然猶惛惛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即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爲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罔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正義曰：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端

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段端爲端。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即是善道歸，即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批糠粃，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

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那疏則以諸子百家質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攷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宥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靡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政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

路。

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懋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卽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卽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棟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卽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卽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

鄭曰。

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

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

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

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效其法也。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

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己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說學也。引周書報以庶就。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就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之二句。疑爲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注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

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已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假借字。廣雅釋器錯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卽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諡哀。說文學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卽桎省，投壺某有枉矢，喻壺注枉，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

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正義曰：閻氏若璣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

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證。○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肥者。康子名。證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爲諡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稱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尙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此卽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

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若韻

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閒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肆。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郵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疆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鼓。較也。讀與施同。較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較。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閒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

正義曰臣軌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變猶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較向外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工。轉人云。是故大車登陴。不伏其轅。必縊其牛。及其下陴也。不擾其邱。必縊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駟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端者。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軌。轉人注。轉車。轅也。今謂之車杠。輓。說文作輓。云。大車。掇。釋名。輓。輓也。所以扼牛頸也。轅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高。轅端橫木以縛輓。用以解輓之制。則包以輓卽高也。說文。輓。輓前也。鉤。衡。皇本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是鉤拘同也。說

文。鞵，軛下曲。鞵，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軛，即說文之軛，亦即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柅，縛著橫木，以駕牛。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柅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爲明瞭。鄭注云：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車，待軛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軛，軛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軛，大車轅端持衡者，或體作輓。作柅，軛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軛，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隸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氏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軛非轅端橫木，軛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軛乃持衡者，不爲包。成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軛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軛。軛，所以引車，必施軛，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軛軛喻信。包氏以論丈之柅，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軛。軛，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軛，軛，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高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墊焉，卽可無事。軛，軛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兩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軛，軛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頭與衡，兩必振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兩亦當如此。說文：轡，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鞵，大車縛軛，鞵，韌柔革也。釋名：鞵，懸也。所以懸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軛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軛，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轡，統指衡之束。轅束，軛言之。衡，軛既活，服馬卽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軛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軛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軛亦爲鍵。鍵從金，則軛軛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箸矣。案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軛，軛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爲裏，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過庭錄云：戶子云：文軒太駛，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軛。鄭論語注：軛，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轉衡之大小，以著軛。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軛者，不過四寸。知軛之修，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軛。鄭注：軛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兩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兩圍當倍於衡圍。軛又穿出者，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

輓軌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輪輿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軌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輓。駕時乃施以輓穿高貫轅。太玄經拔我輓軌。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輓軌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

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

作世。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亦國名。詩江漢子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損。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系繼。一曰反續爲繼。繼即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尙存。當有篇目可校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訛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尙忠。而其敝則慝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承殷。而其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

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尙同也。又云是目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卽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述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卽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閣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卽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尙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卽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自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舍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情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卽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

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

勇也。

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

謂季氏族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凌氏曙四書典故。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夔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毆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卷三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韋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

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

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籟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爲羽籥

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即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千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古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邠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曠曠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併列者。併。從人從舟。舟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滿溢員。主天法夏。僂。溢。方。主天法質。僂。溢。櫛。主天法文。僂。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併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併。諸公六併。諸侯四併。魯侯國。用六併爲僂。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併。魯用六羽爲厲樂。厲者。減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併三十六人。四併十六人。二併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併。季氏大夫得有四併。至平子時。取公四併以往。合爲八併。而公止有二併。故左氏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併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併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併。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併。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併。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

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性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旣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旣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族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

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

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

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

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徹本或作徹。案徹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鬱。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跟徹爲鬱。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空。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性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卽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誰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

此成王祭文王徽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凌氏釋典故。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視佐食之俎。徹衆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雖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

季氏出也。季氏僭謚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纓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

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爲之節。

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質，質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喪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慙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尙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尙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卽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卽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

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鯉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性注。易和說也。陳氏鯉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

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爲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目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傳與躡同。夷與躡同。廣雅訓躡。躡爲躡。即躡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鄆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疆疆踰制。未能一乘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雙。中國之人也。從夕從頁。從白。曰兩手。夕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亡。羸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

而祭之。」正義曰：玉篇，示部，旅，力煮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

禮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撻也。撻之爲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瘞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瑗置几上，遙遙而眠之，若縣故曰瘞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瘞，埋於山上曰縣，辭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狸，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瘞縣也。胡氏培輩研六室雜箸答馬水郁云：承詢謂瘞縣不當訓爲埋瘞，當與禮經閣廢食義同。按玉篇云：度，閣也。瘞同度。引祭山曰瘞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祭山曰瘞縣。瘞埋是以性玉埋藏於地中，瘞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瑗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瘞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性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

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醴，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貴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享，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

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注：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

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擯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鞞，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鞞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闔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

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身聲。一曰手著胸曰揖。攘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攘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讓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著胸。與攘是推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胸爲即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胸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飲。云。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寶筵。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明射中。乃君子所尙。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爲賢者。故曰其

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樂府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右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

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斤，象氣越兮也。素者，說文，粲，白致繪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

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採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

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縵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縵。案今鄭注，字作繪。義作縵，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

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質上白，素者，隱之始，白者，質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怨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愚則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縵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字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草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縵，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縵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縵，鍾篴，又曰：畫縵之事，雜五色，是縵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縵與畫縵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縵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縵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縵，鄭以裳用縵，則衣用縵，故破讀從縵。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縵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縵之事，代有師儻，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疎密有章，康成蓋目視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縵，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縵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惟不爲衆采，漬汗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

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作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正義曰：文謂
典策獻謂秉

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伐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商邱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柔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夔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假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允尚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注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

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禘，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

與禘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王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禴春享先王，以禴秋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禘，何休公羊解詁謂禘禘禘從先君數，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禘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禘，劉歆遂以禘禘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禘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禘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禘，惟漢宗廟之祭，有禘無禘，故漢儒多以禘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鬯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椌，歲，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載嘗即嘗祭，福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禘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羣廟未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踵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禘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鬯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鬯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鬯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天子則黃鬯之上，有雞彝，鬯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鬯，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鬯，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鬯，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曙典，故覈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三獻四獻，薦執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成醑尸，是七獻八獻，賁長醑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贊獻酈大夫士，及餽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祿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薦血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

莊氏所云矣。郊特性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裸地爲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致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觀盟而不薦。馬融注。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禘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禘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禘。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卑。禘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僞孔所本。禘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禘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性。周人尙臭。灌用鬯。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即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尙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鬯者。郊特性云。鬯。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鬯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鬯之。此鬯爲鬯積。不以鬯爲草也。春官鬯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鬯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鬯。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雖中停于祭前。鬯爲草若闕。二鄭並以鬯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目。釀。釀。艸。芬芳。攸服。目降神也。鬯。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鬯。一曰鬯。百草之華。遠方鬯人所貢。芳草合釀之目降神。鬯。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即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鬯與鬯同。當即鬯金。其解鬯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惟鬯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攻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鬯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

其易了。

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

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眞。諸河干之眞，眞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眞諸掌。此或出鄭本。古眞多作示，易坎上六：眞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眞，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包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

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

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卽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

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屬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致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酌。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性饋食禮云。特性饋食之禮。不諷日。注。士賤職。喪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己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澼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已有所歎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卽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

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

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章注同。曲禮釋文：意向日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性，有主有戶，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膳羞之物，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饗，論語或言竈，饗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虜饗在雍饗之北，又特性云：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臘饗在其南，皆西面，饋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饗魚臘饗，即雍饗，特性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饋饗，烹者，祭饗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饋饗祭於西堂下，饗饗之祭在廟門外，不言虜饗之祭，疑虜饗即饋饗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饗，其祭即在饗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

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於竈陞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陞謂竈透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此爲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性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齋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爲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典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即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舉犯禁也。說文。舉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覺鼻苦辛之憂。秦以鼻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尙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舊謂彌子瑕之類。妄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媚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即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說文代。

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鬱。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穊。即鬱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

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監視也。義徵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左。

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崇墼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

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論衡知實篇。解此

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薄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閻氏若據釋地引顧瑞屏說。每事問。當在宿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鄆。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鄆偏旁互易。論語作鄆。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鄆邑在魯縣東南莒城。莒城在今曲阜。與鄆縣界。水經泗水注。漸水又逕魯國鄆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鄆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鄆人。此由鄆鄆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鄆爲卽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鄆是孔子鄉。而鄆下但言魯縣。古鄆國。不爲孔子鄉。則鄆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鄆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鄆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爲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鄆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

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於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

也。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鷓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鷓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鷓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鷓。鷓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鷓。大夫士

則畫布爲鷓。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鷓。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鷓。射

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大夫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歟。案金說甚核。齊琦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筮筮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尙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卽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射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貫革之射息。此車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與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

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論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即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筮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即一曰和二曰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容，不及和頌興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即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

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疆。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頗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尙力。其說亦通。

卷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以

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

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

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饋。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曰饋。曰餼。曰饋。曰饋。曰饋。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類問賀慶。膳贈禴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皆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遠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閒。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於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於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卽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饋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二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

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徵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饋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饋。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鸚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頒告朔於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卽告朔。義更不悖。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饋。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饋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饗饋五牢。鄭注。饋生也。春秋傳。饋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饋也。然饋是供給賓客。若己國宗廟。牲生稱饋。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行政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卽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祠論。蒸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聞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鸚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犂。雞。牛。朝踐用兩天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歲首行之。則爲朝正於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廟於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性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

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饋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饋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為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為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為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於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尙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詔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與媚寵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諡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諡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魯茲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

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

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雎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逮同。仇者匹也。好逮。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於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滅傷其愛者。滅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滅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正義異。鄭志答劉瓛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同。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八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繇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

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幽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闕雖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水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

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葛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室。宗廟室祐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假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聞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寧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田田神。后土

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闕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義

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燼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太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便於載。亦不可

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廬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匣。後世埋石不爲匣。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鼙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璋。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爲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蒞位。蒞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漢高祖禱豐粉榆社。社在粉榆鄉。粉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閒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粉榆社。注家以粉榆爲鄉名。非卽立粉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崇。愚民無知祠之。閩粵閒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栗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同。黃鳥詩。惴惴其栗。說文鹵部云。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卽本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

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桡楳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

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

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

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偃陽封向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授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遠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

開萃更
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注

言其器量小也。

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左闕元年疏。管氏仲字。諡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

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名哉。特桓公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者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注

包曰。三歸。

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

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爲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闈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禋。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嫁。日偕行。無三歸禮。俞氏正。變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媵。實於孳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二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於華。姜江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樾。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二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二處也。家有二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闈七百分誇。而取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二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慎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僣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禮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

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箸之。若程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督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衢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修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子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肸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置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尙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慎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封。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

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鑿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僭修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

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

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在兩

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不

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間句下。今正。宋輯本有樹屏

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罕，謂之屏。顏思古：漢文紀注：罕，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罕，畎然。一曰屏也。古今注：罕，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罕，畎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闕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性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

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坳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坳。屏者短垣。坳者毀垣。坳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檮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維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度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性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性。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間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楹下也。坫在兩楹間。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鶚禮說。以兩楹間。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於房戶間。燕禮。尊於東楹之西。房戶間。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於房戶之間。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於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或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

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玷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於簠卽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簠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玷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

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

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

反魯後卽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成和之矣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章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揚獨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成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成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卽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成爲感矣爲美非是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驪驪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釋釋生也釋驪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

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闕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噉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釋如。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惇寧經識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噉如爲閒歌，釋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大師至如盛。○正義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大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大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大師，應指師擊。是大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飭也。又云：比物以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噉爲明也。義見埋着。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凌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凌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雋氏，循論語補疏，謂凌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飛，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凌儀，當今祥符、開陽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統一志，儀城在開陽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開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凌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凌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開陽之東，去凌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卽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雋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閻氏若璵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士爲之。左傳。穎谷封人。葵封人。蕭封人。鄆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郢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坿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即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

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馨。見周官大司馬。又作招。見墨子。二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

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目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目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幃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成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千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

也。魯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簡南籥。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

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鬯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卷五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 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

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

正義曰。說文。擇。東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

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璠梁典畧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晡。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已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

正義曰：墨

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愆，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恆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

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用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於

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人之有技，嫻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

此亦當讀烏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芣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

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

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登不賤也賤買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爲貴無爵祿者爲賤引申之義也富貴

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墉按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按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按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

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愷愷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

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邢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與之間違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績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趨。屣。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趨。屣。一字也。說文。趨。倉卒也。卒。與猝同。趨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趨。古同聲。故廣雅。趨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趨。說文及鄭作趨。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躓。跋也。跋。躓。跋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跋與跋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假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偃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僂。說文。僂。僂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

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

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

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

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

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篤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僂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

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

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譌，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

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

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

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尙，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言惡至爲優。○

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

也。安仁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

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

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之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在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中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

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謚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本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

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尙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伎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

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計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為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聲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雜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莫。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遠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者。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雙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穎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雙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寧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為厚。莫為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間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為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懷刑注孔曰安於法小

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已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

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

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怒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慝也。荀子大略

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以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墮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舊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未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

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成就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

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

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讎惡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慮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

知己。

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已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依同。上二句兩位字。

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已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就為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汗。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譏。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

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

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輿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雋氏循。離菴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履。亦謂之貫矣。阮氏元。擊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

亦即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

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

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爲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思忠。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即一以貫之道。故門人問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

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寧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綏於誼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效，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包曰：思與賢者等。

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

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卽此章之義。

○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

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

虎通諫諍云諫者閒也更是非相聞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博博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為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論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為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己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

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所常

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

所忍爲。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體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

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

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其致則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就養

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正義曰：爾雅釋

詁，躬，身也；逮，及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繡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卽曾子守約之約，趙氏衍溫故錄，賁盡飾受以

劉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靡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為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敷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僖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為句。失之者鮮矣。為句。又以約失之者為句。鮮矣為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

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為訥之或體。說文。啓。言之訥也。啓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氏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

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為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即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以鄰為報。亦漢人舊誼。故並著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

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慎行注。邢疏云。此

說數與疏對。詔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隋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諤上書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僂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見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徵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樾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箸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卷六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孔曰：治長弟子魯

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繫也。所以拘罪人。

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

保傳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寧曰：公冶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纆，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治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治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長，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寧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縲下云：縲，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縲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案累即縲字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縲臣，魯說：兩釋縲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繫，皆以縲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縲，紲或從某。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縲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

繩繼是繼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繼。孔以繼爲繫者說文。繫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馬注。繫連也。虞注。繫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

宮緇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殺也。辱也。魯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自圭之玷。是南

宮緇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兒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己女妻公治。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紘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緇爲一人。檀弓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而家語又以三復自圭爲南宮緇之行。緇與緇同。論語釋文亦云。緇本又作緇。則陸所見此注亦作緇。緇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緇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緇。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閱生南宮緇是也。案仲孫閱卽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緇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卽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誼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緇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著補闕疑。曾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

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稻妻姑喪，孔子誨其女孀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居，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略同。惟毛氏贖言以南宮適別爲一人，非是。南宮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宮即南宮綽也。敬叔即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慮。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慮爲誤，則不知慮宓俱從必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秦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

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問孔子評諸弟子而不及己。故有此

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劉曰。胡奴車。周曰輦。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榘。榘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讀學云。胡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胡以玉篋以竹爲之。祇以胡字從玉。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胡。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爲篋。馮見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簠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篋。今此用瓦篋。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胡。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胡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成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稷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稷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嶧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則以瑚璉連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連。殷之六連。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註云。內闈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闈。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者。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

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譎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

惡夫佞者，無乃為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為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為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寶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措者，毋取口銳者。措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

未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

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珣。凡珣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假借字。案依阮說

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珣刻以官為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為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為肩字之訛。肩即啓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為名，作偽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言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

聞之喜。
喜與己俱行。

正義曰：乘，說文作彙，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汜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塗四書地

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也。又云：解勃海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目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遊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也。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坵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意，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

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泝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泝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為泝筏也。釋文泝字或作箬。樊本作柁。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泝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泝本亦作箬。又作桴。或作柁。諸字惟桴是。段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泝。小泝曰桴。分泝桴為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泝。與此注同。方言。泝謂之箬。箬謂之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箬中。謂之薦。廣雅釋冰。箬桴。桴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韻集作。檣。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箬。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泝。秦人曰檣。筏。檣。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箬。竹曰筏。小筏曰泝。泝為小。則筏為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泝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為分別也。○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桴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

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

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子注。

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槌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賁。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為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為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諛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材。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為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為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鱣古訓曰。

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諱帥士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仁也。

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

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口，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臧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

田任何地。舉甸以該稍縣。疆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廩。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樂鄆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祗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中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千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

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緣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帶也。著於衣，如物

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繫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繫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鞅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鞅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旣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階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旣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卽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

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已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假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

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者一之比言已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注包曰

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朽蠹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

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正義曰江氏聲論語賅實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寢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

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晝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晝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楊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晝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稅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斲士斲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黜聖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遠棊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聖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黜聖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圻人以時塤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子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雖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刀推芟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朽牆者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圻說文有朽無圻圻乃朽之俗玉篇作朽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詁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篇爲此稱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朽腐至鏹也○正義曰說文朽腐也朽朽或從木腐爛也剛剝也珣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假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鏹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朽鏹者爾雅釋宮鏹謂之朽李巡曰鏹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鏹言用泥以鏹也說文木部朽所目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慢從木朽聲楊朽也從木曼聲金鏹部鐵朽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杵曰欲爲智伯報讎杵謂塗厠之杵今本皆作杵候肝切繆甚刃其杵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朽慢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朽人左傳稱圻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責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

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

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為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為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注包曰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

情慾

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舉陶謨剛而寒。彊而殺。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嗜解義剛為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望慾也。損初益

上良以止之。慾者。滯人為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為疑。○注申枨魯人。○正義曰枨。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黨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堂當為枨。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枨申黨為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枨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枨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枨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枨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枨。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枨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為

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黨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棧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棧，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棧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繚，因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繚。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弼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繚通，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棠，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繚，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棧，鄭玄云：申棧，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棧，不疑以棧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棧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棧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棧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棧。○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含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卽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

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

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卽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譬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壘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如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譜。云。譜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譜加也。知譜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譜。亦曰加。論語曰。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託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濬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

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聞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

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道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浸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質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彖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彖傳。天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彖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彖同。則天命卽天道也。又乾彖傳。蠱彖傳。剝彖傳。復彖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曰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闕一翕。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卽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卽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

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氣者。對情爲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書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卽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卽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

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苟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卽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詳聞讀若聲聞之間。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瞽。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諡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注。孔文至諡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闔。

叔穀。穀生成叔。烝。鈕。鈕生頌。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卽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諡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諡也。春秋時。諡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諡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諡。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諡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諡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懔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卽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

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章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諡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

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

敬之，據鄭說，卽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證法解治而無費，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楸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

奢侈。何如其知也。

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著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

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櫛。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詔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金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著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僉入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僕旬。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楛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窳。窳楛一字。案爾雅釋宮。楛謂之窳。釋文窳音節。孫奕本作節。是窳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楛。○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卽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厥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岷舟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爲蔡國。薛瓚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監所糾。

正路史國名紀言蕪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鑿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為𡗗說文𡗗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𡗗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名之曰𡗗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𡗗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厯言謂蔡蔡叔之蔡即𡗗三苗之𡗗然則以蔡為𡗗猶以蔡為𡗗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著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為桷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櫨櫨也櫨櫨柱上桷也桷屋櫨也桷屋桷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櫨櫨為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桷一名檜山東河南皆曰桷自陝以西曰櫨廣雅釋宮櫨謂之桷櫨謂之桷合諸訓觀之櫨也桷也桷也櫨也檜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櫨攢羅以戢香張載注云芝櫨柱上節方小木為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桷有曲桷則案也曲桷則欒也曲桷加於柱桷加於曲桷櫨又加於桷以次而小故名之櫨薛注西京賦曰櫨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桷方小木為之桷在櫨之上櫨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櫨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櫨與桷非一物釋宮云櫨謂之櫨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櫨為桷標標者桷上端也櫨與桷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闕謂之榑郭注柱上櫨也亦名桷又曰檜說文闕門櫨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筭也柱端交榑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榑案闕字從門從夌夌象其形從門則為門上之桷與柱端之榑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檜榑一物兩名棄言其標榑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曰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稅為梁上楹者爾雅云宗廟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楹是楹在梁上郭注以為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為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釋名楹儒梁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為侏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為人也玉篇稅櫨也以為稅為案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案為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為稅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若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稅為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常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棣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稅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尙書大傳皆是言櫨飾鄭以櫨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稅是於密石之

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稅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

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薦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維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遇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鬬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

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鬬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郟。淫于郟子之女。生子文焉。郟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郟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穀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段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賊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禪。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菟。黃牛虎文。讀若涂。菟。徐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於菟。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禪。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注 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 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

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弑者說

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議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

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弑。或言殺。案此則弑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獨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閒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箸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激水之貌。下簷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驕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奔。即古棄字。違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四匹馬。遂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四匹馬。陳氏鯉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旬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土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闔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

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

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

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宇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室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

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閒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寧武子遭權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奮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塵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漢之盟醫行之貨凡爲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寧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閒周旋闔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即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寧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寧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寧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

食於此。故氏寧也。說本
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曰簡大也。

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

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遂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敘闕氏若瓊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狷狷犬也狷犬雄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白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趙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揜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

子綱衆。至自違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猶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嫌已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正義曰。爾雅釋詁。念。

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思。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獻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於景伯。景伯畧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劬殺王廣之。及劬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

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諡法解。夷齊並爲諡。然古人無以字居諡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

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正義曰。乞醢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

陰醢。連穀言。是其以警爲之。說文。醢。酢也。關東謂酢曰醢。酢即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醢。釋文。醢。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醢酒。飴。蜜。薑。鹽之屬。注云。醢則醢也。古酸用梅。疑卽加之於醢。故醢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醢醬。據注云。以醢和醬。則是加醢於醬也。醬不必皆加以醢。故有芥醬。卵醬。醢醬。醢醬之別。廣雅釋器。醢。醋也。醢與醢同。論語釋文。醢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爲醢。醢。潘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醢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爲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汜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經。經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

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

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叕也。叕，若叕命之叕，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卽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合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遽籛，口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讖趨而言，索隱曰：讖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

曰：季路，卽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闔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侍者，釋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盍，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調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卽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裳，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雅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子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尙，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帔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旒，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苟子：君子篤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卽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卽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

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

今所不從。子路曰。願陳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孔曰。懷歸也。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卹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內。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責也。賚。即賚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正義曰。凌氏曙典故。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卽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卽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卽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衛爲順。當並箸之。

論語正義

卷七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為第三篇此偽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七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擅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

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為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即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為君而後學為君為臣而後學為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

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

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

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

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水篇。孔子問子桑。注云。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寧音木。又作暉。音于。李云。桑姓。寧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寧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寧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羸行。王逸注。去衣裸程。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實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實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卽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

不敬也。居敬，卽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卽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已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詛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疎略。毛詩匪風傳：亨魚類則碎治民，類則散，類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尙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繁榮職成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

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正義曰：說文：喬，吉而免凶也。從夭，從頁，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

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錯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

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鏊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真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俞氏懋羣經平議。謂旣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復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養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卽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羸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

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

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卽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

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穢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闡萬民之羸阨。鄭司農云：闡讀爲周急之。周，明周

闡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爲滿或字。見說文。考工記：粟氏爲量，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

一滿。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粟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滿。滿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卽斛字。段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殼，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

殼。卽殼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釜。庾與釜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濶。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彙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釜譌濶者。聘禮記云：

十六斗曰釜。鄭注：今文釜或爲逾。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釜卽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釜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庾爲釜，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所

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此用儀禮。今文以庾與逾同。故直引聘禮作庾。小爾雅：廣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庾。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

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斂十斂曰秉鄭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
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注

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

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鸚禮說依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

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章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章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

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平。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正義曰。鄭

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法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遜。○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魏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衆所向也。玉篇。郛。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郛。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尙黑。訓不鮮。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四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

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犁或音梨。謂耕

牛也。釋文：犂，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誼之最可據者。說文：犂，耕也。耕，繹也。互相訓。犂，卽犂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故犂牛爲耕牛，犂牛之子，非犂而何。體醇，犂而角，藟，粟。此天性也。以天性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犂性，誤矣。何休云：別天性，主以角，故知犂且角爲天性。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犂性，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犂，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犂性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犂，而有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吠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犂性，陰祀用鬪性。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綸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鬪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性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性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尙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尙白，周駢剛駢本周所尙，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駢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駢，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駢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尙，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駢，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尙，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誼別，今經典多假舍爲捨。○注：犂，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駢對舉，犂者，黃黑相間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犂之爲驪，猶犂之爲驪。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鱣鱣之魚，其

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韻：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駉也。犂牛既科以犂，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羈，與玄駉之羈，有以異乎。曰：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到羊刺豕，罷竈竊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駉角之牛，旣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駉赤也者，郊特性云：性用駉，尙赤也。明堂位周駉剛注：駉，赤色。草人職云：駉剛用牛。注：故書駉爲犂。杜子春挈讀爲駉，謂地色赤。案說文：犂，赤剛土也。从土，犂省聲。此卽草人駉剛之義。犂，正字。段駉字爲之，與明堂位駉剛。駉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駉。徐鉉新附字作駉。云从馬，犂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頰角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傳注：禮祭天牲，角，藟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藟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藟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醜，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觶，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或以犧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駉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卽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駉，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妨奇人。鉞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

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

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為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

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為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為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慄孫炎曰慄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慄慄也慄與政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為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藝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為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

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鶯，郛，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鄆。○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傳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彥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郛，郛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郛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復我者，重來召

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

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祇以費本嚴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糴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授要糴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鄒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淮。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昶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萊蕪，當今寧陽東平間，則意汶上亦在萊蕪。說頗近理。閔氏若璣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

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

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卽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

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啓牖。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墻下。喪大記。作北墻下。今本墻皆譌。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卽豳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墻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墻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墻。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已。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性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屏。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屏。舊解云。屏是屋簷也。不爲門。屏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撤去其屏。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屏。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墻下。卽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墻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牖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控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蠶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僻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

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雙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省。毛氏奇齡駁言。古以惡疾爲癘。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癘也。故韓詩解菜苴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癘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菜苴。正指是也。 日亡之。

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也。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蔑之命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亡蔑末皆訓無。未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白

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囚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注。孔曰。簞。箆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顏子家貧。所居陋狹。故曰陋巷。說文。颯。里中道。從颯。從共。皆在邑中所共。

也。蒼篆又從詛省。廣雅釋詁。術。尻也。釋室。術道也。又云。閭。謂之術。術爲颯之變體。巷則從篆文蒼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

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關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箭。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箭也。此偽孔所本。說文。簞。箭也。漢律令。簞。小。箭也。箭。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箭。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箭。是也。箭。兼。大。小。箭。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箭。也。說。文。工。部。匡。飯。器。筥。也。筥。者。籍。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箭。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籩。匪。圓。箭。也。籩。籩。籃。箭。也。圓。與。箭。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箭。問。人。者。鄭。注。簞。箭。盛。飯。食。者。圍。曰。箭。方。曰。箭。對。文。簞。箭。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箭。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盃。鄭。注。合。盃。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盃。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

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

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真。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已。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即。是。斃。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

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疆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疆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冀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聞。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皆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校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

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癩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途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

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雋竝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東武城與邾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

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

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段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臂字本作屍。殿從屠得聲。臂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臂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更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芣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臂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卽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啓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卽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

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卽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衛不得稱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段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意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碩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

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卽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隲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爲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

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卽文勝質。其

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多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

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

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誣。誣也。罔與誣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尙書大傳言新穀已入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

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觀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已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可下

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僖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

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止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

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

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

所以爲仁

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尙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卽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黷。黷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褻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徵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已。而不爲妄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包曰。仁者樂如

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包曰。無欲故靜。知

者樂。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

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蟬，享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當爲蟬。今經典通作靜。壽，即馮省，說文，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聞，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卽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卽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卽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篤，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穎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翻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

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

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

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賢先疎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目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目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顏淵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週修六經，目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目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濟，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間，王化未歇，迨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

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觚。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

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棱。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性。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觚。譌。觚。卽。觚。則。意。梓。人。觚。三。升。亦。爲。觚。三。升。觚。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沈。酒。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酒。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尙。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棧。也。棧。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棧。也。以。有。棧。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棧。而。樓。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圓。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觚。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觚。廣。雅。釋。器。箛。箛。辨。筍。箛。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卽。此。觚。也。觚。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棧。八。棱。爲。觚。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觚。矣。孔。

子嘆。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圓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

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

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謂也與欺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懋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逝。往也。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懋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違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俟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卽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書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卽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卽大學之教。知格物。約禮卽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詁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卽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等以爲南

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

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尊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鏗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嚶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祿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觀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觀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辟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己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與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子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樂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

風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已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卽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胥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厚所斥矣。○注：孔安全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卽南子。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

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

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義是也。

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真。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夏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香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已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叢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叢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致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

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

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

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已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尙在推賢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徧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泮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仁之方也已。

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

於人。

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

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已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能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卽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己以爲喻。故

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絜也。即此所云取也。

卷八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

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顛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

述之耳。

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典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仰則揚，纘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常卽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老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僉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卽藏室之柱下，因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旣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

清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稱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伏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

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厭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勞勞也廣雅釋詁勞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行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以

此四者為憂。

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為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晉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徒，說文云：趨也。此常訓。下篇云：徒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蜩蟬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為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嬌，修講一韻，徒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旬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為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為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曰：申申，天和舒之貌。

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宴，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

鳥名，蓋假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即美舒義。月出舒天紹兮，亦以天紹為舒之姿也。廣雅釋詁：妖，妖申，容也。妖與天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鄉黨先言跣踏，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勅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白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天天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 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正義曰呂覽去宵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膠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

聞孔子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說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顯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楊時資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注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

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

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欲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并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正義曰：修

與脩同。謂以脩爲擊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臘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臘臠臠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樵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胸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脰脯也。以非一脰。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危言：禮薦脯五臠。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臠則爲胸者五。爲臠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齎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擊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擊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擊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擊。故曲禮云：童子委擊而退。委擊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脩良吏。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鄭均傳：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王襲傳：束脩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已。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脩不謂脯臠。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宵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脩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脩即可無誨。故言未嘗無誨以曉之。案魯論義不著包說。但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段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魯秦誓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卽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

其人心憤，口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

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曰：說文云：啟，教也。從支肩聲。下引此文，又隅，隙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

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龜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益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非，怒悵也。非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也。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啟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象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注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

哀感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即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

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弔於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頌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問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唯我與顏淵同。

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

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為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

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齊難爲謀，說文：慮難曰謀。戴

氏望論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卽是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是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卽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已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泐，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泐。今經典作馮，皆泐之假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困。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

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困。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正義曰：史

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困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卽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困窮不憚，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

平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己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卽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卽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

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善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益。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鬪也。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卽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

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

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

子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包氏慎言溫故錄。媯。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媯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實。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卽安國故也。亦卽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韓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

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

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諾。譽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

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讓國不受與衛刺職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兼以明刺職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弟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尙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鑷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平○正義曰詩覺驚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間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

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劇職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卽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

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

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箋。疏。麩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稗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梁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麩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梁。北方用爲常食。比梁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氣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劇職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疏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蔬。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蔬。是也。疏爲菜之通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肱。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

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

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

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敦。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以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過。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

孔曰

雅言。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

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卽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親旭。偶記。謂樂在詩

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

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疆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諸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背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諱。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諱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灑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

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疆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

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間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旬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禮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公。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敏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

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

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卽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齊傳

言夫子辨木石水上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稟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

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堉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

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行之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

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已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潁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卽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厄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

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

共之者，是丘之心。

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古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閒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退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

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注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

恆矣。

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

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

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恆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劄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尙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闔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彖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

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絃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絕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謂網。譌。此不解綱制。

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獲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也。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簞籜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豈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惟。繳射。飛鳥也。從佳。弋聲。弋。卽謹者。周官司弓矢。矰矢。蕭矢。用諸弋射。矰矢。矰。矢。所用也。蕭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

增高也。蕭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增矢爲結繳於矢。卽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正義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

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斯於義遠失。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慎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

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皐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假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

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卽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卽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因

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五鄉城。前代因立五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知通雅謂五鄉名古廡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璣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五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

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為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

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

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非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

容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為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稠。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諡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注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

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為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為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

者。略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子吳。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為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諡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假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為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

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諱諱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

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咏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爛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己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叔曰。楊慎丹鉛錄引晉經。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

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案說文。恣強也。慎勉也。文莫。即恣慎。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屈勉密也。羸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

慎。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

況仁聖乎。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

拾義。爾當作余。說文云。余。晷之必然也。經傳余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卽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

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

矣。注孔子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

勸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

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册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祝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譌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彙省聲。重文譌或不省。又誅。誼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譌與誼異訓。然經典不妨段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誅。注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注引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誅譌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譌。通作誅。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誅。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已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請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誅。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誅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誅。禱當讀斷。與說文譌。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略本之論。衝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

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孫。順也。引書五品不孫。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

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愆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

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卽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卽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假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爲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卷九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

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

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

越探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卽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探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僭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議？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探藥、荊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遜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棄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勳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卽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卽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尙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卽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蕙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

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馬曰絞絞刺也

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蕙亂義近○注蕙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蕙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鯁鯁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鯁鯁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鯁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

不偷薄

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

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為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觀也言相隱觀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縞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

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

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啓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

是。敗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敗。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診。離別也。讀若論語診予之足。作診。當出古論。診與診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診與哆同。哆。開也。開。卽離別之義。揆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啟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管。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管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跄跄。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

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兒頌儀也。貌。籀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彙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懼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

人吾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性。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醢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膠錄。蕭山徐鉉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庠徒揆日。各有司存。甄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成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健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卽禮也。勳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踴踴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踴踴。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驩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卽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持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桓。從木。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

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己若者也。中庸記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惡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擊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卽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昔者。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

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

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侏。說文。侏。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分。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

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瞭。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謂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攷。攷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攷皆作奪。君子者。鄉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

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綱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遠殺身出生以徇之卽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

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

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

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授手授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期紆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爲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爲仁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卽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己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

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卽學禮。禮乃學樂。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延祚說。引李氏堦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已。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麗勉之行。油然而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卽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者其文采。

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此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正義

曰：凌氏鳴嗜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與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冥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即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雖卒告諭，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流：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

傳又曰顯諸
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肆邪侈無不為已故為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為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說文吝。

恨惜也。玉篇吝鄙也。俗作恡。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恡。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已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為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誠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

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為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蟾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

乃翻爾東帶，亦解穀為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為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配。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為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為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為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驟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

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

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篤信道不篤。卽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

嘗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卽是盡道。亦卽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缺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其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卽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已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已富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弑。君子弑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

樂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

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

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正義曰師摯疑卽子

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聯大祭祀帥贊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喬又喬治也女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成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卽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桑間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間濮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蔽字云煩也從支從喬喬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蔽今作亂爲毘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尙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慳慳而不信。

注包曰：慳慳，慳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慳，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慳謹，則為

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偽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惟焦氏循補疏以為僮字之假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穀，直貌。穀，卽慳省。廣雅釋言：愿，慳也。慳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慳慳，慳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慳，誠慳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慳慳推情。李賢注：慳慳，誠慳之貌。廣雅釋訓：慳慳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慳也。巧故，偽詐。空空與慳慳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慳慳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慳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慳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

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

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寶

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詰。必言有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纂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願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授舜禹以文。其好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

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遠天而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顯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

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馬曰。亂治也。

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李氏光

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襄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

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尙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尙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稷即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大妣。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免置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隨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

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尙有

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業。

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樛枕鬻鬻爲不才子。子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

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卽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都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過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蝶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陳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謬。翟氏灑考異辨之云。晉書。恆恆傳。但言其祖敬侯。鄆郡鄆人。所傳之古文。尙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秦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

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

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秦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

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漢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載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梁。梁荆。在西。故曰

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

孝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

服以盛祭服。

正義曰。後漢瘍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

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黻。篆文市。從韋從友。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番。友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鞞。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緋。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鞞。鄭注云。鞞。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鞞。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鞞。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鞞。蔥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股火周龍章。注云。鞞。祭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卽致美之意。舜作鞞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紂冕篇曰。紂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紂。

諸侯亦緋。又云天子赤紱。蔽衡。士韎。韎。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緋服。爲百王不易。緋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韎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亦以冕與黻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絨冕。絨與黻。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紱。是紱即黻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冂。免聲。冂象其上覆。免與侏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未至成熟下垂。滋益侏也。此免爲侏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緋冕篇。前侏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誥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誥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誥。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髮也。所。髮。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變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裳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紱。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非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薄字。豐潔者。言樂盛犧牲。皆豐潔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包曰。方

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

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非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墾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賦。滄距川。然後四隤。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減。毛傳。減。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減。與借字。夏紀溝洫。亦用畧字。說文。減。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畝。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卽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繆。近欽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畝。云云。案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

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閒之稱。溷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畝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溷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澮洫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澮洫。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雖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澮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卷十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三章。謂合不悛不求。與上衣敝纒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

希言也。

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太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

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象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國。利用資于王。孚乃利用輪。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資。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卽利物足以和義之誼。此卽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卽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卽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卽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卽爲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而其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義。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闕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爲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爲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爲童子也。漢書董仲舒

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彘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彘。並本古論國策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彘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即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即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已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顛考異疑即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已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

也。絲易成。故從儉。

正義曰。麻者。臬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佛冕爲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緹。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緹。黑緹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緹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緹。其實鄭依古字作材。材。篆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緹。古文緹字。或作糸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緹字也。古緹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緹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緹。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爲緹。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緹。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緹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緹。帛黑色也。緹。布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緹。材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緹。而破讀止云。純當爲緹。是緹可爲帛色。而賈以緹但爲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材相似。故讀從之。但材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緹也。且言緹則爲材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材。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緹。即緹布冠。然鄭以緹爲黑緹。並無緹布冠之文。且以緹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緹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緹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緹撮。毛傳。緹。緹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緹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緹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緹。斷無儉於緹布冠之理。且冕與緹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提而一之。可知作儉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緹。似爲僞孔所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

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

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
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
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
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
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
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鬻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
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
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
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行酬賓降西
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餼觚于公公爲士舉行酬
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
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
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行酬公立卒解賓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閉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餼觚于公酌散下拜公
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
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

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饌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饌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覈。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饌爵爲賓。舉旅行酬。又賓饌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饋同。說文手部。擗。頭至地也。頭至地。即擗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無可無。

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

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爲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僮不信僮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已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曩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

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讎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

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

予何者猶言柰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下能違天以害己也

正義

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卽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傳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營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卽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閻氏若疇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尅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卽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

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者，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對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卽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

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

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太宰是吳大宰，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

旭偶記：鄭以爲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矸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鄉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僮僕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語，大宰語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語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語論述聖德之證，而太宰之

爲吳太宰嚭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太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太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春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臬。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卽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卽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太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卽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詆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周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途人五鄙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卽是賤。下篇鄙夫訓：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

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故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虔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仕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

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慳慳。此與前篇慳慳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慳慳。誠慳也。大戴

禮王言篇。商慳女。慳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卽慳慳。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慳。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叩卽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未有始義。說文。搯。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選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詘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

之。則頭會箕歛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聞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即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

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雉曰鳳。雌曰鳳。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

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已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箴。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已不達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卽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晉籍韶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鸞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盛。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

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命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

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

說文。齋。縷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濟。縫也。齊。齋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縷。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即縷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縷。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縷於衣。衣統名爲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陳氏禮古訓。說文。冕。冕也。從兒象形。弁或竟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日免聲。統或從糸。蓋古論作冕。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

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衮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辨冕篇。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章爲之。謂之韎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統。以冕卽統之譌。統與免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統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卽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此以冕爲統。譌統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疆別爲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裳。下裳也。裳。當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紵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章弁服。則衣韎章。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誓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趨。○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誓爲盲者。說文。誓。目但有眇也。眇。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誓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眇謂之誓。與許異者。蓋誓有二。一是有眇而無眸。一是並眇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誓。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脚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

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

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

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

叩。響也。叩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彌。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鑄堅仰高。鑽作鑄。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恢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夫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楊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卽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卓。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遠邇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卽

論語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篤。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數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卽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未由也。與此之謂也。揆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文鈔道也者。萬物之與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卽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詣。意顏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卽博文也。立。卽立於禮也。亦卽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旣奔逸絕塵。而回瞠者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者。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閒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末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嘖。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

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悅。狂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即悅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楚。相誅呼也。從△。羨。誘。或從言。秀。詩。野有死麇。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即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

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

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

縱不得大葬。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

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即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

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臯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己。或已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

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病。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觀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

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銜賣

之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文。匱。本又作櫃。通用字。物茂癩論語徵云。善賈者。買人之善者

也。賈音古。先典簿君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櫃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即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

謂之商也。買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賈賣皆可云。賈。沽是假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乃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賈。則作乃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蠶藏至匱中。○正義曰。鄭注云。蠶。裏也。匱。匱也。卽本馬注。裏藏同義。蠶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匱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街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街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衛。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街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街。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

種。君子所居則化。

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天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

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滯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鄆郢。案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凸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假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曠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

五冕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冕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為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為正而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

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閒。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適正雅頌。以正樂為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為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

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覈。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唯乎鄭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郊風也。而簫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郊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狸首。鵠巢。采芣。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鵠巢。采芣。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靡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騶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見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

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注馬曰。

困亂也。

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儀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屢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實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

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

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緊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注。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卽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卽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

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

而與之。

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贊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賈。唐化度寺碑資覆置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假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

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贊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贊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贊籩簠簠簠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賈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正義曰說文惰不敬

也。從心甹省聲。惰惰或省甹。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懈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矣。即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聲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

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辦收。即爲稈。而成實。實即稈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

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勸。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孱弱。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勸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故成也。人早夭。故成也。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注後生。謂年少。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

十之間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

畏下有也字。
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

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

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爲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

方言。悛懜。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懜。郭注引懜之爲貴。廣雅釋詁。懜。改更也。釋懜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那釋文。並云釋本作懜。類弁釋文。懜本作釋。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懜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釋。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法者濫之借字。說文濫。荆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引申爲典則。銓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爲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釋理也。釋。抽絲也。方言。釋理也。絲曰釋之。是尋釋謂抽引其理也。既尋釋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釋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

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

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

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鬪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緼，泉著。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

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緼，泉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泉，並作絮。盧氏文招釋文考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泉，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纁爲纁，纁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綿也。緼，謂今之纁及舊絮也。李氏惇羣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纁，舊絮爲緼。漢則以精者爲纁，而粗者爲纁。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緼，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緼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緼無文。師古注：緼，亂絮也。皆以緼爲絮。說文：絮，敝絲也。袍者，說文：袍，襦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襲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襲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襲衣袍，釋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釋。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袷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猶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說文：貉，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貉之

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辨。今字作貉。皆假借。說文以爲北方多種。先鄭職方法。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緇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緇裘者。○正義曰。裘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緇。緇也。緇。亂系也。又繻。下云。以絮曰繻。以緇曰袍。袍。絮言。繻則繻是。臬可知。漢書劇通傳。束繻請火於亡內家。師古注。繻。亂麻也。著猶言藏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則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

善。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屨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

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緇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三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緇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注。忮。害至之詩。○正義曰。忮。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忮。很也。漢書甯成傳。汲黯爲忮。師古曰。忮。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用不忮不求。卽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揆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忮害之詩者。貪惡

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常衍。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詔。尙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

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

之正不苟容。

正義曰。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爨。云凍也。從人在山下。以黽薦覆之。下有公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昔是以知松

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北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汗濁。清士乃見。淮南子傲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

正義曰。中鑿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

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也。

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汜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卽以適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貴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榮。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旒旒有偏。釋文。偏本亦作翩。章昭周語注。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

謬告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錄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嘆淫泆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免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爾雅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說。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卽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李願相說。卽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李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

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鄭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勰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拯之，父視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颶，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不澣濯，不食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謹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卽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吹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卷十一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那疏別為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為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曰恂恂温恭之貌。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

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塗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遠遠音七旬反漢祝睦漢碑鄉黨遠遠朝廷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俊遠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巽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

言唯謹爾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

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江氏永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

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卽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卽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鸞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見也。玉簾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鑿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史記世家作辯。辯。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簿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朝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據下文

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鑿正義。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

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擊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黨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賈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注。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侃衍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衍之假借也。後漢袁安傳。闇闇衍衍。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衍衍闇闇。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衍衍。並通衍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闇和說而靜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闇闇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衍。故訓和樂。闇有靜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察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注

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注。君在至

之貌。○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踧行平易也。踏長脛行也。一曰踧踏。廣雅釋訓。踧踏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小之貌。孟子曾西。蹙然注。蹙猶蹙蹙也。蹙蹙跡。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蹙蹙。毛傳。言蹙

禮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卽本馬注說文。趨安行也。慎趨步慎也。漢書敘傳下。長倩慎慎。注引蘇林曰。慎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正義曰。說文。召。呼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翠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

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僮。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僮。說文。僮。導也。從人。賓聲。擯。僮或從手。是擯僮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卽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假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賓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擯爲鴻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

而下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實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實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實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卽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尚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實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實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無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尙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楨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土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曰必變色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

一作字一作靴汗簡云靴見古論語竊謂字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字彙也人色冱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字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

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曼。曼。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遠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躔如遠巡貌。遠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

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爲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

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行。而面之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未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詣已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未介。東西相直。則向未介揖而傳問之也。未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賓終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樞闈之間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衡之間矣。禮。禮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揖兩手。衣裳禮如動也。楚辭九歎。裳禮禮而含風兮。洪慶善補注。禮禮。衣動貌。

趨進翼如也。

注孔曰。言端好。

正義曰。江氏永圖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

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段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階。階而釋辭于賓。

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爲說是也。凌氏釋典故，覈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觀授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典故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鬢如矢，弁行剌剌起履，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譚如，此出古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聲之容，飄然翼然，肩狀右流，足如射箭。

賓退必

復命曰賓不顧矣。

注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再拜稽首。君

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凌氏廷堪禮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性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爲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

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庫門。有雉門。有路門。有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廡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級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已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賤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鞠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踧踏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為鞠躬。盧氏文昭鐘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鞠躬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鞠躬之段借。孫氏志祖讀書勝錄。蓋鞠躬與踧踏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履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為謹敬。鄭君以為斂斂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斂斂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斂斂為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注。斂斂。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長之形。若無所容。則足也。○注斂身。○正義曰。注以鞠為斂。躬為身。說文云。鞠。曲脊也。鞠。鞠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義與鞠躬同。其說恐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孔曰。闕。門限。正義曰。立即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

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闔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壘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入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棖闔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闔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闔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覲。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闔東。私事卽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入門由闔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棖者爾雅釋宮。棖謂之椳。鄭注玉藻云。棖。樞也。手詩箋云。棖。門楣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棖。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闔者釋宮云。鑿謂之闔。又云。櫜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鑿也。案闔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闔。闔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闔。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闔。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闔。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閒。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闔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闔。而鄭云夾闔者。謂上介行闔西。與上擯行闔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闔西。與上介之拂闔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闔。踐闔卽履闔。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闔之說。遂謂兩闔中間有闔。兩闔外無闔。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闔與闔。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躐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雖菴樓文集。中案闔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闔。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闔。則君行兩闔之中。臣行棖闔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闔耶。履踐並謂躐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謬。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闔。然門啓時。或去其闔。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闔常設而不去。其闔或寬以庫。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闔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棖謂之闔。郭注。闔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棖。說文作楣。云。限也。闔門楣也。繫傳云。楣所以爲限。闔亦名楣。士冠禮注。闔。闔也。曲禮注。闔。門限也。案說文。限。下云。一曰門楣也。然則。棖也。闔也。楣也。闔也。門限也。○注。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闔亦爲闔。闔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闔爲門鑿。不用許說。

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

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

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縉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為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為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尚不足為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閒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

正義曰：駢枝云：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

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憮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謹案實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為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

人先登。客從之拾級。乘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攝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雅釋詁。屏藏也。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即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愚輒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理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攜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卽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攜。縮也。一曰。攜衣。段注疑。攜爲矯字之譌。矯者。舉也。卽席攜衣下去地尺。若此。攜衣當相似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攜衣也。攜謂之擡。擡謂之揭。揭謂之擲。子事父母。不涉不攝。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攜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

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蹶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

出。謂賓出廟門。仍接於西塾也。駢枝云。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壘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筵。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殿爲限。殿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

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陞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壇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西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越進。誤。臧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駢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覲。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卽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駢枝而始明。同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審。厥後胡縉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歧。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落。不欲繁瀾。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卽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逞義同。方言逞。解也。快也。說文逞。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注

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

正義曰。說文圭。瑞玉。

也。上闔下方。古文圭作珪。又云。剡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卽剡上。亦卽上闔。凡諸圭形。常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象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珠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瑋圭。典瑞云。瑋圭璋璧琮以類聘。注。鄭司農云。瑋有圻鄂。瑋起。又攷工記。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注云。瑋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瑋爲文飾也。案說文。瑋圭。璧上起兆瑋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瑋。卽先鄭瑋起之義。兆。堯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圻墀也。踴。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瑋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答之。惠氏士奇禮說。瑋者。類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瑋也。故曰大圭不瑋。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瑋。如其說。則與類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類聘之圭璧。有圻鄂。瑋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瑋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瑋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追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績之事。是爲瑋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綵纒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纒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面。賓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詢問。見詩采薇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

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璋圭璋璧璋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

踏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

行。正義曰。踏踏。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踏字。縮下云。一曰蹴也。蹴與蹙一字。詩蹙蹙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爲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

記郊特牲。尙用氣。注。尙謂先薦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尙之集解。引韋昭曰。尙。奉。尙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

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

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培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

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敵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

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罔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罔。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

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加罔。故爲罔豚。言其罔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卽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

足踏踏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踏中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罔容跡也。是皆罔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卽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

踳踳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卽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鑿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

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

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褻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宮。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褻降立。擯者出請。寶褻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覲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間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士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間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實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

左在前皮右首者變。私覲。愉愉如也。注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正義曰。郊特性於生也。皆鄭注說也。云朝覲大夫之

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為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為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儻意。許以儻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實。賓禮辭聽命。及禮實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禮實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為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為君行禮。同於為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空幣。馬出。此賓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扣馬者也。賓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覲。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為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媮。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卷十二

君子不以紺緹飾。注孔曰：一入曰緹。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緹者三年練。以緹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曰：褻

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緹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

其類也。紺緹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襪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均服。蔡邕獨斷：均紺緹也。苻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今阜礬之類。墨子節用篇：黜黑也。說文：黜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繪帛束緹。黜黜與紺同。淺黃即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繡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緹字。纁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糸魯聲。一曰散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譏。許以纁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朮三月而織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緹。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緹。緹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緹。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緹爲正字。許以纁爲正字。意爵即纁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纁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緹青也。字林云：緹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亦近黑矣。紺緹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入爲緹。七入爲緹。不言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緹緹之間。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鸚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

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詁。一染謂之緌。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緌。纁。緌。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緌即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緌紫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緌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閒以柞實爲阜斗。說文。櫛。其實阜。一曰櫛。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櫛爲杼。或謂之爲櫛。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案阜即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即阜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緌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勁鼠尾。櫛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阜。但爲草類。當非紺緌所用也。又釋草。塗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菝也。可以染絳。絳亦皆紅類也。又菝。菝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菝。掌染草注作紫荊。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夏。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滿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緌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用。韎。韠。鄭君以爵爲緌俗文。而韎爲祭服之韠。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緌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緌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每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裨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緌爲閒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釋亦用爵爲飾。則紺緌絕非閒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奪紫。敗素也。而買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買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僧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鑿氏正義。服紅者雖鮮明。亦必有爲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爲閒色。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閒。紫是黑赤。爲北方閒。解者據之。因謂閒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荀子

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則謂閒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紵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紵錫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純邊側曰緝下曰緝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屨帶鞞矢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喪衣爲袍釋者說文喪私服字林喪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喪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爲喪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喪衣近污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閒謂之緦注云卽衫也說文襦短衣也夸歷衣也褻袴也皆喪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爲緦無一入爲緦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緦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緦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緦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緦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緦不作緦矣錢氏坵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緦今文作紺緦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與檀弓同土喪禮公子爲其妻練冠又記有緦緦則緦爲喪飾說文云緦赤黃也廣雅云緦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緦卽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喪服緦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黻爵卽緦或孔以緦紺色近得此同之也○注喪服至所施○正義曰喪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卽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喪妻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

者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煮也。熟如煮物也。衫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衫。皇本作絺。邢本作衫。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衫爲正。衫爲假借。縝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縝也。案縝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縝。縝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縝。麤曰絺。說文葛絺綌草也。縝細葛也。給麤葛也。段注謂縝之一如麻。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縝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

見。故言襲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襲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卽楊衣。楊衣在繡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襲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衿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楊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繡衣素衣黃衣。皆論楊衣。楊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褻。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卽鄭義也。云出之者。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卽楊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袂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卽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卽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楊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鞶者。此緇布衣。謂上衣也。詩。緇衣之宜兮。卽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緇。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鞶。鞶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鞶。知裳亦是用素。詩素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鞶帶也。鞶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鞶白韋鞶也。特性饋食記言朝服緇鞶。注云。緇鞶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助祭。則鞶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鞶推之。是謂士鞶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鞶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性饋食之緇鞶。疑當爲素。涉上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楊者。玉藻云。裘之楊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楊。必覆之者。裘襲也。卿大夫

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祛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注云飾猶裘也詩鄭風云羔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祛傳云祛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襲傳云襲猶祛也陳氏免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用豹祛則祭服羔裘亦豹祛可知

素衣麕裘

正義曰鄭注云素衣麕裘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褐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褐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緇衣爲褐狐白裘用錦衣爲褐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不謂褐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緇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性麕牝麕其子麕說文麕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麕段麕字爲之說文云麕後麕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麕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麕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褐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麕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麕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紵爲裘玉藻君子麕裘青紵絞衣以褐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謂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麕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麕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絞疑絞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褐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麕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祛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蠶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遂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褐衣當補云素服爲

黃衣狐裘

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

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為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為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為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即指素衣麕裘為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鷄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麕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章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鄭注云。以韎章為弁。又以為衣裳韎為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緇韎。鄭注。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楊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章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鄭注。章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草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章布以為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為章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為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為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實明見禮運則謂為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皆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為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即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短右袂 **注** 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說文絙下引論語絙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篇絙。堅也。廣韻注。堅。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

堅也。三字於絙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絙者。同音假借。江氏永闕考。裘。即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裘服之狐裘異。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

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襲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襲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襲也。襲。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才也。言又可兼才。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才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末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才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猶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襲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炳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襲也。襲裘卽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襲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襲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襲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襲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襲。若今人之齊襲袍。故襲裘亦無襲。其制較有襲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卽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

孔曰。今之被也。

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

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襍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襍。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衾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六四良其身。在良趾良腓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良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

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鄭

曰。在家以接賓客。

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猶正字。貉段借字。鳳氏詔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為坐褥。良是。案鳳說也。

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為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為燕居。狐貉為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襲裘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

則備佩所宜佩也。

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被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

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會。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去。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學鄉黨正義。謂為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而繒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紉。紉。文雜色也。縹。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傳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珮珠。以納其閒。璜。璜以雜之。蓋佩上有衝。衝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璫。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璫。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璜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璜玕。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

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璫。攻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閒傳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鱸。金鏃。右佩玦。捍管。遺大鱸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鱸。解小結也。鱸。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鏃。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驅也。遺。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即僞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

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林。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變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變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鉤。鈎。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牛。下。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圍。以應規。世。裕。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宣。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裕。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繫。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緝。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土。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袷。尺。二。寸。綠。廣。寸。半。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袷。也。袷。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

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裳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鈎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炳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愚未之見。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揜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皆曰匡也。襟取皆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繭曰袍。裘曰裘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直裾卽直襟。直襟卽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鈎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鈎邊。鹽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襟。直領卽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卽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目鍼紩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注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緇冕。所以有冠者。輿也。所以輿持其髮也。說文冠。案也。

所參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緇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緇爲之。璫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素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綉。有安髻之筭。無固冠之筭。有纒。有纒。有髻。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羔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角。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

用。子游稱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鬣裘帶經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襦衣。則此襦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鬣裘帶經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鬣裘加武帶經。注。始死。弔者朝服。襦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鬣裘而加武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弁經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披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李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入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間。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裳。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

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爲孔子在魯致仕時之

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朝。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朝。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朝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析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勛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莖飾有五采三采。

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鳥。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

齊必有明衣。

布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

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線緝緇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污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疋。疋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搯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259B

